

## 阿姐 请不到假

◎毛松南

我老婆对她小弟说,这次绑也要绑你大姐去北京玩几天。这话听起来有点蛮横,不过也是无奈之举。我这姨姐(我跟着老婆喊她“阿姐”)仅出过一次远门,还是陪老公去省城医院检查身体。

阿姐每天早上4点钟就被手机设定的闹钟喊醒,草草擦把脸,跨上凤凰牌自行车,穿过大街小巷,五分钟后到达小吃店。这时,七八层高的蒸笼已经热气腾腾了,发酵馒头的香味拼命从缝隙间挤出。小吃店就在医院对面,生意好得很。阿姐在店里打下手,不怕苦,习惯了低眉顺眼,早餐只吃一碗粥、一枚鸡蛋或者一个菜包子,从不多加。老板偶尔看着她咂下嘴,她赶紧点头哈腰,表示虚心接受。客户看了都不服气,就指责老板:“这么听编听调的大妈哪里找到,乱训人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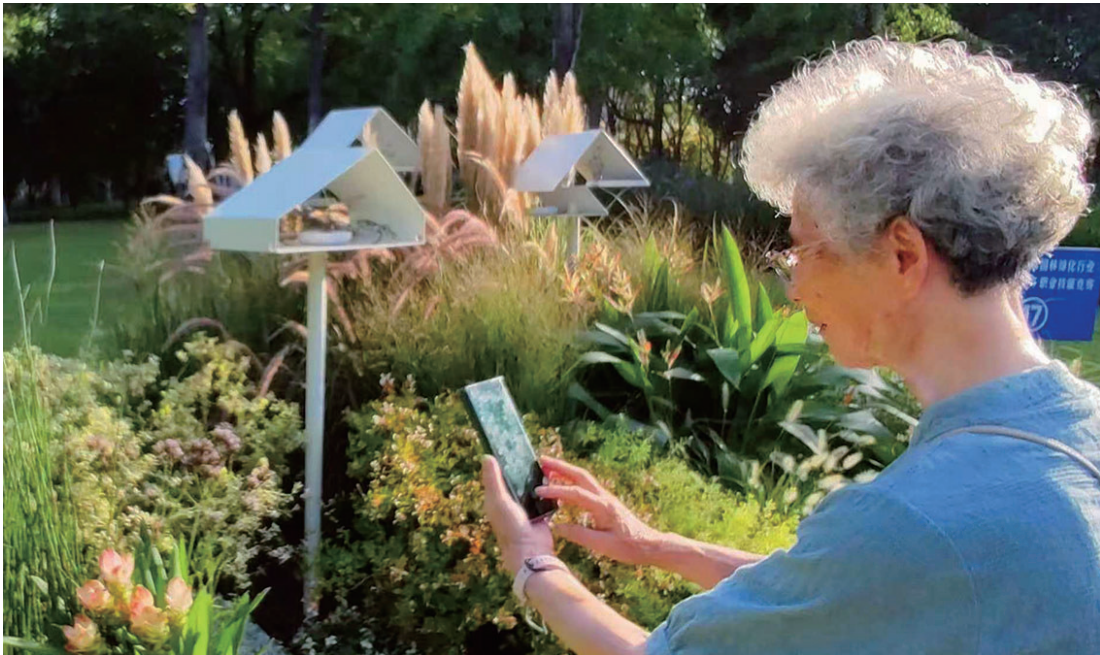
阿姐多数时间在店角落里的水池上冲洗餐具,手都浸泡得皱了皮,但不碍大事,大拇指、食指在餐具里外一带,凭经验就能确认干净不油腻。老板常啰嗦:“你就会摸鬼,以为水是偷来的。”阿姐尴尬一笑,尽管知道他只是嘴上说说,但还是赶紧收拾碗筷、揩台抹凳,然后又缩到水池旁。10点钟左右,老板坐在那儿抽烟,看上去没事了,阿姐轻手轻脚出了店门,下班了。

阿姐有她的计划:在城区再买一套房,和年轻人分开住。他们老两口退休金加在一块近一万块,之前存折数字月月见涨,本来可以交个首付,可是今年她老公血糖高得离谱,眼睛模糊、坏脚难收口,常常要去大上海诊治,加上孙子上高中花费有增无减,存折早被磨掉了一角,心疼哩。小吃店一个月工资两千一,用来贴补家用,可以不动或少动退休金,这样就不至于“黄瓜敲锣——越敲越短”。她只说,这么多年都坚持下来了,再熬一熬,况且又不是搬砖上货的体力活,不苦。想到儿子在企业伙食差,正好超市在搞活动,好得很。阿姐从票夹里摸出一张票子——10块钱4个鸡腿,“超级划算”。我们知道后不会扫她兴,说什么“油炸不健康”之类自讨没趣的话题。我们只关心她都67岁了,要“对自己好点”,但每次都是白说。

这一次,我老婆家姐弟几个强行要阿姐放下手中活,来一次北京之旅。我老婆还专门去小吃店和老板进行了交涉。谁知,还是临门一脚疲软,关键时刻掉链子。阿姐打来电话:“请不到假哩。”情绪低落、沮丧,还隐约听到我连襟在后面嘀咕,说“你去了我咋办”。是啊,离了阿姐,少了主心骨,这个家会一盘散沙。阿姐不会骑电动车、不懂微信,但动摇不了她在家庭的主导权,她也从没有被他人轻视和讥笑。小吃店伙计仁,少了一个不圆班,家庭同样如此。我连襟隔天要去医院透析,需要陪伴,狠狠心不管不问,这不是阿姐的风格。

每个家庭都有它的专属运行之道,不管外人怎么看。

我们在北京接到了阿姐的电话:“北京好玩吗?”



发现一处新景  
◎子穆

## 家族内“劫富济贫”

◎兰溪

今年夏天,我家终于早早开了空调。要在以往,这空调首次开机起码在七月中旬。即便开空调,父亲也会将所有人集中到一间房里。有的睡床、有的打地铺、有的睡沙发……如今,父亲“走”了,我们终于享受到了吹空调自由。

父亲的节约故事随便回忆一下,就可以编成一本十几万字的书。节约是美德,虽然过了头,但也无可厚非,然而,有时候父亲的做派却让人好尴尬。

6年前,父亲动手术,我岳父送上2000元慰问金。4年前,我岳父骨折住院,父亲打算送上诚挚的问候外加3斤苹果。母亲反复劝说,他才“还”给了岳父1000元。相当长时期,我在岳家都抬不起头来。

“亲家有钱,他一个人退休金抵

我们两个……”父亲对母亲解释道。这种解释在旁人听来毫无道理,他自己觉得理直气壮。

一直以为父亲是个“葛朗台”式的人物,但他去世后,虽然按照遗嘱没办丧事。舅舅、姨妈们打探到消息,都很真挚地表达了哀悼。母亲在娘家是老大,也是家里唯一一个城市国营企业职工。相当长的时期,母亲都要在家庭开支中拿出相当比例支援远在农村的弟弟妹妹,对此,父亲从未反对。如今,舅舅、姨妈们都比我们富得多,个个想将我母亲接过去养老。

“厚处多往薄处赶”,这是本地民间俗语,用于形容家庭内部互助。父亲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原则,当初他赚了我岳父1000元,可能认为属于“劫富济贫”。父亲节俭一

生,节约下来的钱,没有一毛用于个人消费,都用在在了调剂家庭内部经济平衡上。

“爸准备把他的那些都留给老二一家……”大嫂有些不平地对我说。这并不奇怪,“劫富济贫”嘛,我们兄弟当中二哥家经济状况最差。父亲经常说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”,他这一辈子,到死也不怎么“讲理”。

“你爸9岁丧父,心理有阴影。他最怕家里谁的日子过不下去,总想身边人能一起安安稳稳过完这辈子。”母亲说。

虽然对于父亲的想法、做法我们有诸多不理解,不过,他显然不是葛朗台。他节约下来的钱虽没有兼济天下,起码也算保持了自家和亲友圈的稳定。

## 数博会浅悟

◎张健

数据要素化进程加速正在重构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。当数据与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和技术并列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时,经济学的诸多基本定理都需要重新审视。未来经济学的教科书可能需要重写,价值创造、分配机制乃至经济周期规律都可能被重新定义。

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正在消融虚拟与现实的边界。数博会展厅里,从智慧农业到数字工厂,从虚拟商城到元宇宙社交,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席卷所有行业的数字浪潮,线上与线下、实物与虚拟、制造与服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流动。未来的经济竞争不再是行业与行业的竞争,而是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,是整合能力与创新速度的竞争。

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成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前置条件。与往年不同,今年数博会专门设置了数据安全、算法治理、数字伦理等主题论坛,这反映了行业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。当数字经济进入深水区,技术本身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唯一焦点,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成为关键议题。没有良好的治理

架构,数字经济可能走向歧路;而没有数字经济的发展,治理架构又可能失去活力之源。

普惠性与包容性成为衡量数字经济成功的新标尺。本届数博会特别关注了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乡村振兴、如何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、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。这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公平。

透过数博会这扇窗口,我们看到的未来数字经济图景是复杂而多维的。在这场变革中,中国正试图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发展道路:技术创新与治理优化同步推进,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相互协调,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。

未来已来,但分布尚未均匀。数博会告诉我们,数字经济的真正成熟不在于拥有最尖端的技术,而在于能否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;不在于创造多少商业价值,而在于能否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数字文明。当数字经济的光芒照进现实生活的每个角落,当技术进步与人类福祉同向而行,我们才能真正说,数字时代的美好未来正在被我们共同创造。